

国际联盟史

下 卷

〔英〕华尔脱斯 著

封振声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国际联盟史

下 卷

[英] 华尔脱斯 著

封振声 译



011090



商务印书馆

1964年·北京

F. P. Walters
**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Volume 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New-York Toronto
1952

国际联盟史

下 卷

[英]华尔脱斯著 封振声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 KZ > 统一书号: 11017 · 205

1964 年 3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05 千字
印张 13 5/16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0) 2.00 元	

目 录

第四部 冲突的年代..... 7

第四十章 滿洲 7

世界史上的一个轉折点——日本对滿洲的野心——沈阳事变——行政院的辯論——全体一致通过的決議——美国出席行政院會議——日本的否决——日本的战争狂热——行政院在巴黎——李頓調查团——史汀生和不承认主义——上海战役——中国向大会提出控訴——“滿洲国”的創立——李頓調查团报告书——大会的裁决——日本退出国联——滿洲冲突的后果。(1931年9月—1933年5月)

第四十一章 裁軍會議第一年46

不利的时刻——會議的初步辯論——达成協議的新希望——勃魯宁的建議及其命运——胡佛計劃——沒有进展而告休会——德国拒絕不平等的合作——德国恢复合作——一个沒有关系的插曲。(1932年2月—12月)

第四十二章 世界經濟會議65

国联的意见被漠視——世界經濟會議的由来——會議的失敗——国联的經濟工作。(1932年6月—1933年7月)

第四十三章 南美洲的战争73

拉丁美洲和国联——厦谷冲突的初期——泛美寻求解决的努力——华盛顿的中立国委员会——行政院接管爭端——国联南美調查委员会——巴拉圭的胜利——国联計劃被拒絕——武器禁运——和平濒于絕望。(1932年6月—1935年7月)

萊蒂西亚冲突及其解决——国联对亞馬遜河的控制。(1932年9月—1934年6月)

第四十四章 裁军會議的第二年	92
法国-德国的爭端——英国的計劃——墨索里尼的四强公約——希特勒的“和平”演說——汉德森的旅行——“試驗时期”建議——德国拒絕、退出會議和退出国联——直接談判破裂——罗斯福和軍火貿易——會議休会。(1933年1月—1934年6月)	
第四十五章 秘书厅的人員更动	110
德乐蒙辞职和约瑟夫·爱文諾继任——其他的人員更动。(1933年6月)	
第四十六章 新会员国	115
六个新会员国——阿根廷返回国联——国联的力量恢复——新会员国参加国联和老会员国繼續留在国联的理由。(1931—1934年)	
第四十七章 行政院要处理的一些問題	123
利比里亚的改革問題(1929—1934年)——英波(斯)石油公司問題(1932年11月—1933年4月)——伊拉克的亚述人問題。(1932—1937年)	
第四十八章 俄国加入国联	135
俄国轉向国联——它的接近受到欢迎——大会程序的爭論——慷慨激昂的辯論——俄国成为国联会员国。(1933年12月—1934年9月)	
第四十九章 薩尔公民投票	143
薩尔的状况——希特勒对公民投票和管理委员会的态度——投票計劃——維持秩序和国际部队——竞选运动和投票——最后解决——管理委员会的最后报告。(1934年1月—1935年3月)	
第五十章 匈牙利-南斯拉夫危机	158
馬賽的暗杀案——匈牙利-南斯拉夫从前的边界紧张局势——南斯拉夫向行政院提出控訴——战争危險避免了。(1934年10—12月)	
第五十一章 重整軍备: 斯特萊沙陣綫	166

新的軍备竞赛——英国重整軍备——德国 1935 年 3 月的軍事法令——約翰·西門爵士最后一次参加行政院會議——英德海軍协定。(1935 年 3—6 月)	
第五十二章 波兰和国联:但澤問題	177
毕尔苏斯基的政策——1934 年 1 月波兰德国协定——波兰和少数民族条約——納粹在但澤的暴虐——行政院和但澤宪法。(1934—1936 年)	
第五十三章 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86
意大利从 1933 年起计划的进攻——华尔华尔事件——行政院和埃塞俄比亚的控訴——輿論嘩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間的談判——意大利給国联的备忘录——大会辯論——行政院的最后努力——战争开始——行政院的裁决——大会的认可——組織制裁——意大利的困难——害怕石油禁运——霍尔-拉伐尔计划——艾登任外交大臣——意大利的胜利——弗兰亭继任拉伐尔——国联行动的失敗——埃塞俄比亚被并吞——英国放弃制裁——大会特別會議——“改革”建議——大会定期會議接納埃塞俄比亚代表团。(1934 年 12 月—1936 年 9 月)	
第五十四章 洛迦諾条約的死亡	265
希特勒废除洛迦諾条約和重新武装莱因区——行政院倫敦會議——里宾特洛甫出席行政院會議——洛迦諾条約的死亡。(1936 年 3 月)	
第五部 失敗的年代	273
第五十五章 国联失敗	273
国联大厦——恢复的可能性——可能性沒有实现——思想战——軸心的形成: 它的成功的反国联宣传——国际和平运动。(1936 年 8 月)	
第五十六章 国联的“改革”	285
前几年的“改革”——意大利胜利的影响——主要的建議——盟約同和平条約分开——“世界性”——預防行动——和平修改——区域防禦协定——拉丁美洲會員国和	

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1936 年 12 月—1938 年 9 月)	
第五十七章 西班牙战争.....	299
“不干涉”——西班牙政府向行政院呼吁——不干涉的失败——尼翁會議——大会決議。(1936 年 7 月—1937 年 12 月)	
第五十八章 中国战争.....	310
中日的紧张局势——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抵抗——中国向国联提出控訴——大会譴責日本——罗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說——九国公約締約国会議——对中国的一些援助。(1937 年 7 月—1938 年 9 月)	
第五十九章 近东問題在日内瓦.....	320
穆斯林国家和国联的关系日益增长——蒙特勒會議——埃及加入国联——伊拉克和波斯边界糾紛——亚力山大勒达問題——巴勒斯坦的冲突。(1936—1939 年)	
第六十章 经济和社会机构的复兴.....	332
新的工作方法——个别福利事业的举办——营养委员会、它的报告和后果——房屋委员会——新机构的需要——关于在国联之外設立一个經濟組織的建議——科德耳·赫尔的答复——布魯斯委员会的計劃。(1935—1939 年)	
第六十一章 重整軍备(1937—1939 年).....	347
第六十二章 行政院在挫敗中.....	352
軸心国推进——艾登下台——英国改变态度——希特勒并吞奥地利——1938 年 5 月的行政院——承认意大利的征服——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中国控訴无效——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危險中。(1938 年 1—8 月)	
第六十三章 大会抛弃盟約.....	364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国联被抛在一边——大多数会员国声明反对采取集体行动——俄国在日内瓦的最后努力。(1938 年 9 月)	
第六十四章 与日内瓦疏远.....	372

国联不实施制裁——欧洲会员国因暴力而减少——泛美运动；利馬會議——拉丁美洲会员国退出国联。(1938年10月—1939年8月)	
第六十五章 战争逼近	378
行政院最后几次會議——西班牙事件——亚兰群岛——伯克哈特在但泽——但泽自由市的末日——英国波兰保証——英法和俄国的談判。(1938年10月—1939年8月)	
第六十六章 战争年代	392
以防万一——头几个月——苏联芬兰战争和俄国被开除出国联——战时的秘书厅。(1939—1945年)	
第六十七章 死亡和再生	403
国联思想的再生——从国联机构发展出来的联合国机构——最后一届大会。(1946年4月)	
附录：关于史料的說明	409
人名譯音表	411
机构譯名表	418



第四部 冲突的年代

第四十章 滿洲

世界史上的一个轉折点——日本对滿洲的野心——沈阳事变——行政院的辯論——全体一致通过的決議——美国出席行政院會議——日本的否决——日本的战争狂热——行政院在巴黎——李頓調查团——史汀生和不承认主义——上海战役——中国向大会提出控訴——“滿洲国”的創立——李頓調查团报告书——大会的裁決——日本退出国联——滿洲冲突的后果

(1931年9月—1933年5月)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开始占領滿洲,这个事件是国际联盟史和世界史上的一个轉折点。不但行政院和大会的行动,而且盟約所依据的根本的道德和政治观念,第一次遭到了有力的和决然的打击——对盟約誕生时所宣告的亲善与和平意图同样是致命的打击。

肯定地说,国联締造者并没有設想这个新的制度将会消弭战争危险。但是,他們由于洞察到并同样怀着1918年停战后弥漫人心的莫大的反战情緒,便以为这个危险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危险:纵然它将来发生了,也是出人意料的,除去一小撮人之外,是大家所不欢迎的;并且他們还以为盟約的防御手段——裁軍、仲裁、公开討論、延攔和实施制裁的可能性——将会得到甚至爭端当事国家的輿論的声援。人們承认,每个国家都有許多人厌恶或不相信这

些手段中的一个或几个手段，因而对全部或部分的国联制度也没有好感。陆海空三军反对裁军。外交官员害怕公开，厌恶非直接有关国家讨论国家利益，对扩大仲裁表示怀疑。信任仲裁并热心于裁军的和平主义者憎恶制裁制度。一些发行量大的报纸一贯敌视国联，其原因不是上述的那些，而是因为它们相信总的强硬外交政策的态度已经投合它们读者的心意了，并且相信在大肆侮辱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它们自己的代表在表决时随时都易被外国代表挫败）这一方面，它们正在使民众的所好得到满足。这一切形式的敌视和批评虽然削弱了一些重要政府的行动，因而也削弱了国联的行动，但是它们并没有使，而且到那时为止也似乎不会使，五十四个会员国中的任何一个会员国的政策产生实际的改变。到这时为止，还没有谁想放弃把国联建成为一个维持和平的有机组织，更不用说反对了。在1931年大会开幕式上，唯一再次荣任主席的提杜列斯库宣称：世界正经历着一个可怕的危机，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在为和平、为各国不再互相残杀进行斗争；它们正在第一次肩并肩地对恶运进行斗争，这个恶运只有充分的合作才能有希望加以战胜。”

这番话在9月初仍然是正确的。共同阵线仍然保持着；尽管个别国家之间存在不和与恶感，但是它们每想起战争则仍然都有反感，所以通过国际联盟来实行普遍合作的基础仍然存在。但是，从在满洲的日本陆军接管国事的时候起，这个共同阵线就破裂了。

在盟约生效之前，每个国家都可以要求只有自己有决定开战与否的权利。它没有接受别国的裁决或者甚至请求别国裁决的义务。在那时以前一直是无可争辩的这个权利，已为所有的国际联盟会员国正式放弃，并且也已为美国和俄国实际地（纵非正式地）放弃。这时日本却要求并行使了这个权利。虽然争端的复杂情况

也許使其他国家对于尽其国联會員国的义务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日本在文字和精神上正在破坏着盟約,是无可怀疑的;它蔑視国际联盟得逞,是对其他地方的一切集团或个人的一个鼓励,因为他们认为恢复国际无政府状态是符合他們的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实质上已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接受的盟約体系,这时遭到了公开的挑战。从一个观点来看,行政院和大会也許仍然是一个最高国际法院,享有裁决所有国家的政策的权利。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它們同时又是一种考驗其制度存废的机关。

这样,国联突然进入了它的历史的第三个阶段。头几年的時間用于建立它自己的組織和方法。第二个时期,它稳步而成功地尽了盟約賦予它的或其他条約托付它的职责,漸漸把它的权力扩充到国际方面的种种人事問題。斗争的时期則从现在开始。在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的五年中,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继进入反国际联盟的陣营,尽力破坏盟約,从而破坏多数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結。这是失敗、恢复和胜利几乎在望之后终于又告失敗的历史。

在这些侵略国家突然的和暴力的行动逼迫下,行政院和大会的連續的定期會議被粗暴地打断了。行政院、大会以及更重大的會議裁軍會議,差不多連續开了几个月的會議。因此,国联史的这个第三个重要部分,必須作为一系列的重叠的插曲来叙述,而不可写成适合慣常格調的国联編年史。

这些插曲中的第一个插曲是滿洲冲突,它的剧烈阶段从1931年9月持續到1933年5月。第二个插曲是裁軍會議,它分为两个明显的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32年2月到12月,第二个阶段从1933年1月到德国退出国联(1933年10月)。和这个插曲同时发生的事件是厦谷战争与哥伦比亚和秘魯之間的爭端,行政院和大会从1932年秋季到1934年夏季始終忙于处理这两个事

件。接着就是俄国加入国联，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被刺（1934年10月）所造成的欧洲危机的解决，薩尔的公民投票，以及德国的重新武装。最后，我們叙述极其重要的事件——意大利袭击埃塞俄比亚，国联的抵抗，以及国联由于墨索里尼在非洲和希特勒在莱因兰的联合行动遭到挫折所造成的盟約体系的崩潰。

搶夺滿洲的事件不仅是国联史上的一个轉折点，而且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說，它在中日历史上比在国联史上是更有决定性的事件。給予国联的打击注定是严重的，然而不是致命的。但是远东的和平遭到无可挽救的破坏，并且侵袭这两个东方大国的空前未有的苦难和破坏是1931年秋季日本行动的直接后果。因此，中日两国的历史家需要仔細研究日本政策的这一重要轉变的前因。日本的情况，正像几个月后德国的情况一样，采取暴力的政党利用了經濟危机。日本对自己的对外貿易的起伏波动特別敏感；它的輸出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暴落造成了普遍的貧穷和不满。但是，除了这个暫时的不安之外，日本人民所以对滿洲抱着感情非常强烈的态度，还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在战胜中国和俄国之后它的野心遭到挫折；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日益上升的生活水准所引起的双重需要；对国家的陆海軍力量、它的坚强紀律和无比勇敢所感到的自傲；以及抱着下面的自然而然的想法：这些东西除非加以利用，否則它們就毫无意义；此外还有这样的信念：滿洲注定給它的种种問題提供了解决办法，并且不存在其他解决办法。这种想法虽然没有确定的公式，但在国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大家都把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当作它的权利；它曾經用武力、威胁和賄賂訂立了許多范围含糊的和效力可疑的条約，它确信它在道义上有权对所有这些条約坚持自己的解释。

滿洲确实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日本认为并不是一个不可

分割的部分。它最初受匪首张作霖和后来受他的优柔寡断和沒有閱历的儿子张学良的专制統治，因此实际上和国民政府沒有什么关系。他們的統治沒有目的或理想，沒有群众的支持，而仅靠专制方法維持。虽然基本上多賴日本的鐵路系統及其所属的各种工业組織和行政組織，但是滿洲住滿了来自关内的中国移民，在那里他們至少找到远比过去二十年在家鄉經歷过的好得多的秩序和安全的希望。因此，日本指望从那里得到救助的、在它看来过去始終是同它所說的中国本部隔离的一个区域的这块領土，在人口和感情方面正在迅速地 and 不可抗拒地成为中国人的地方。这块領土迟早会完全并入中华共和国，后者虽然国力衰弱，沒有体制，毫无組織，被派系的傾軋弄得四分五裂，可是它由于成千上万的个人具有共同的意識而有一个坚定的抵御外侮的中心。这个統一过程已經在各方面起着作用，它正阻撓着日本当前的冒险事业，而且对后者的未来野心有致命的危險。

对中日两国來說，关于滿洲前途的这个重大的利益冲突是一种政治手腕的考驗。其严重程度同历史上記載的任何政治手腕的考驗一样。在 1931 年 9 月事变爆发之前的几个月中，作了寻求新的協議基础的一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从未越出初步談判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存在着关于財政，交通，鐵路運費，日本人在滿洲定居、租地或旅行的权利，日屬朝鮮人的同样权利，日本行政人員、地方长官、教員、警察、士兵的职責以及許多其他类似性质問題的許多复杂的爭端。这些爭端的根本原因，和造成它們特別难于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关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的根本分歧——中国决心維持它对东北三省的主权并使它們同国家的其他部分完全統一起来，而日本則决心（虽然沒有表明，然而是不移的）或者通过間接的影响，或者如果必要通过直接的吞并来控制它們的經濟資

源和它們的政治发展。

可是，从国际联盟史的观点来看，以往事为依据的这些要求和反要求不是本书的一部分。判断它們孰是孰非决不是国际联盟的任务。如果双方邀請它这样做的话，无疑地它本可能已經找到有关各种問題的适当和实际的解决办法，并且可能已經把滿洲的前途建在一个和平的基础上。由于无法抵抗日本无情的使用軍事手段和外交手段，中国宣称准备接受和执行行政院可能作出的一切建議和决定。但是，日本决心以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它的辯护人——日本的和外国的——不倦地坚持这个糾紛有其复杂的原由，坚持中国負有曾經承諾的然而从未履行的許多义务，坚持說它違約和未償还債務。但是，只要日本一天不請求国联充当裁判，反复提出这些要求只会使这个爭端发生混乱。这些要求帮助掩盖从全世界的观点来看的基本事实，即日本正在破坏盟約，用武力解决它的爭端，不把爭端交付仲裁、司法判决或行政院审查。这些策略获得了許多胜利：就像后来在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个爭端中一样，对牺牲者的批評，在为侵略者的非法行动辯护的方面起了部分的效果。在远东的大部分欧洲侨民的态度鼓励了日本，并使欧洲的輿論发生混乱，他們长期以来就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感到不快，所以在看到恢复武力政策时首先表示高兴，对于国际联盟能够进行有效干涉的想法加以嘲笑。沒有几年，他們又对国联的干涉失敗表示深切的遺憾。

滿洲发生战斗的第一个消息于1931年9月19日传到了日内瓦。新选出的行政院定于这一天举行开幕會議；几天之前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选举，中国以全体一致票当选为委員国。即使在普遍不安的时期，中国的灾害也曾經喚起世界的同情。长江和黄河都泛滥成灾；死者計数十万人，嗷嗷待哺和无家可归者达数百万人；

并且这时又加上传染病的威胁。大会曾通过特別慰問的議决案；国际联盟的一些专门技术委员会正組織力所能及的援助，行政院曾指定一个总干事就地监督救灾事务。虽然远东的事务这样受到大会的注意，但是各国代表团惊愕地获悉日本軍队从南滿鐵路区（这是他們历来都要求有权保护的一条鐵路）出击，占領了沈阳、安东和其他地方，赶走了中国駐軍，造成很大伤亡，以及解除了残留部队的武装。根据这些初步的电訊对真正发生的事情作一番估計是不可能的。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和中国代表施肇基应行政院的請求，簡要地叙述了他們所知道的情况，并且答应尽速收集全部消息。

因此，在沈阳放出头几枪的几小时里，行政院就已經在日內瓦討論这个事件。但是甚至在这个时候，好像是伦敦而不是滿洲是国际舞台上最危险的地方。周末盛传发生了海軍譁变和金融危机的謠言；而且星期一，即9月21日，大会惊悉英国废除金本位制。同日，施肇基在接到南京政府的消息和訓令之后，宣称局势比最初显露的更为严重，要求行政院根据盟約第十一条规定，采取它认为对維持和平是明智的和有效的行动。

日本冒险事业的真正性质不是全世界立刻能明白的。很明显，日本陸軍是照預謀的計劃行事的。当作发动战争借口的这一事件显然是无关重要的；說实話，究竟是否发生了任何真正的事件，甚至在初期阶段，似乎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要辨别日本陸軍是不是仅仅想用暴力示威，目的在于使滿洲的中国人更加俯首帖耳，或者它是不是怀有更广泛更长远的野心，这是更加不可能的。也許連日本陸軍自己这时也不能够回答这个問題。它的行动肯定沒有得到內閣的批准。有着急进主义和独立不羈传统的关东軍司令部，故意迫使东京參謀本部下手甚至也是可能的。無論

如何，在战争的头几天里，政府衷心地想限制战争的范围，并想把军队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地区以便使之告终。首相若槻、外相币原和全体外交官员都对陆军的行为表示愤慨。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感使他们不得不在国外为国家辩护；但是在向日内瓦提出又一次保证的报告和应允立即撤军时，他们的意思是要遵守诺言的。他们也没有否认行政院有处理这个事件的权限。可是他们坚持主张，第一步是中日两国开始直接谈判，行政院可以知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不参加谈判。这就是强国所持的如何尽善尽美地解决它们同软弱邻邦的纠纷的老一套主张。

张学良的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虽然他们的人数处于绝对优势，但是他们同日本军队的纪律、士气或者装备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不相信自己能抵抗日本的攻击，并且几乎没有假装这样做。张学良和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不进行抵抗。蒋介石将军从南京通电全国，号召保持镇静，维持公共秩序，并且保证不袭击日侨或其他外侨。他说，现在是中国人民空前严重的时候；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相信会得到公平解决。人们听取了这位委员长的呼吁。虽然国民政府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内战危机，但是日本侵略的消息却有助于把反对派系团结在南京的领导下，人民表现了可钦佩的自制精神。像那位全国发言人一样，施肇基9月22日上午在行政院发表了演说。施肇基是一位杰出的代表，豁达，机敏，谦恭，善于词令，知道如何运用很温和的言语来打动他的听众。他说，局势甚至比 he 前天的信上所指出的还要严重。又有一些城市被占领，地方当局被逮捕，长春城被轰炸，死亡惨重。他要求行政院迅速行动，并且声明中国预先接受行政院认为适当的无论什么决定。

从前担任过日本驻北京公使和继任立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之